



文/片 记者 郭春雨 荆新年 发自河南

8年的时间

河南新乡，辉县。

已经是5月底，但王亚军还穿着长袖的黑色牛仔夹克。他人很瘦，眼角已经有了浅浅的皱纹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背显得有点佝偻。

“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再回想起9年前的那个下午，王亚军觉得跟做梦一样。

2014年夏天一个平平无奇的傍晚，27岁的王亚军和19岁的闫啸天一起，掏了两窝改变命运的小鸟——时隔多年，王亚军已经记不得当时是谁掏的谁，也记不清小鸟的样子，甚至记不清楚，是什么时候发现了小鸟。

“只记得当时小鸟身上有白毛。”王亚军说，后来自己才知道，掏的小鸟是“隼”，在此之前，他都不认识这个字，更不知道这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。

因为闫啸天大学生的身份，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，此案也被称为“大学生掏鸟案”。在这个案件中，王亚军虽然是当事人之一，但始终没有被聚光灯所关注。对于这个初中没有读完的年轻人来说，他几乎没有对外界发声，当然，他也没有机会——在掏鸟的第二天，二人被刑事拘留，同年二人被批准逮捕。

2014年，新乡市辉县市检察院向辉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新乡市辉县人民法院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。认定闫啸天和王亚军掏的鸟是燕隼，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2015年，新乡市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以非法收购、猎捕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闫啸天有期徒刑10年半，以非法猎捕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王亚军有期徒刑10年，并分别处罚金1万元和5000元。同年新乡市中院对此案做出裁决，维持了新乡市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。

此案在社交媒体上掀起巨浪，有对捕猎者被判决的拍手称快，也有对两个年轻人的同情和对判决的不解。

对于王亚军来说，外界的舆论已经不重要了——命运的过山车急转直下，载着这名普通的农村青年跌入谷底。

回想起得知判决结果的那段时间，王亚军觉得，回忆总是模模糊糊，连痛苦

『好好挣钱，沉浸在过去没用』

『大学生掏鸟案』另一当事人出狱后，努力拾回人生

王亚军的生活，已经渐渐回到轨道。入狱之前，他在汽配厂工作。出狱后，他又回到了曾经工作的地方。

2014年7月，王亚军和同乡闫啸天掏了两窝共计16只小鸟并进行倒卖。经鉴定，其中14只小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，另外两只为隼形目隼科动物。两人因此分别获刑10年和10年半。

在“大学生掏鸟案”沸腾的舆论中，王亚军始终沉默。对他来说，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未来的生活，“好好挣钱，人要生活下去”。

都不再深刻，“一开始不能接受，后来就麻木了”。

具体有多难受，王亚军说不出来。他只记得当时自己不愿意动弹了。在看守所里，不想喝水，不想吃饭，也不活动。和世界仿佛隔着一层——一切都是麻木的。只有一次，半夜醒来，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想要起床，环顾四周后发现是在看守所里，时间才半夜，距离天亮还早。

在监狱的日子，王亚军不想多说，一切都被划到规律和秩序之中：按时起床、吃饭、劳动、睡觉。每一天都像是折叠起来的，没有一天例外。

重复的日子，一开始格外漫长，但随后就变得飞快。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，王亚军减刑出狱，时年34岁。在农村，这已经属于大龄男青年的序列。8年的牢狱光阴，对于一个年轻人，是漫长到不可思议的时光。

“等机会”继续申诉

在家乡辉县，王亚军发现自己熟悉的东西所剩不多，走在大街上，汽车多到不可思议，短视频成了日常消遣联系的工具。在入狱之前，都是使用现金，而现在电子支付成为主流。

他没有微信，没有支付宝，从前的朋友几乎都成立了家庭，有的孩子都上了小学。

“这些年就像一场梦，现在梦醒了，人要面对生活。”对于“掏鸟案”，王亚军曾经想要继续申诉，在“掏鸟案”的事实认定中，有一项为：“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树林内非法猎捕燕隼2只及隼形目隼科动物2只，共计4只。”对此，王亚军认为，“隼形目隼科动物2只”的表述没有具体到是哪种隼，是什么保护等级。

“定罪是不是需要让我知道这是什么等级的保护动物，怎么划分的保护等级？但是始终没有人跟我说，我只收到了两张纸（判决书）。”王亚军说，这件事，他永远放不下。他想要继续申诉，但不是现在，是以后“等机会”。

“等没有经济压力了，等我有时间了。”王亚军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等到满足这两项条件。

重回岗位

要说8年时间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，王亚军觉得，可能是性格。

王亚军的父亲王不井觉得孩子变化不大，王亚军从小就很安静，出来之后只是人更“闷”了一点儿。

但王亚军自己觉得，自己心理有点变了，变得冷漠。出狱已经近一年了，他还是经常一个人独自坐着发呆。不再跟以前的同学朋友联系，也没有拓展自己新的朋友圈。

“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，觉得没意思。”说话的时候，王亚军看着院子，看着天空，像是说别人的事情，“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心可硬了。”

“心硬了”也有好处，就是感觉痛苦都隔着一层。

“觉得没有痛苦能压垮我了。”王亚军说，现在自己不愿意跟任何人来往，他不玩游戏，因为需要充值花钱，也不喜欢看网上的短视频，因为都是假的。唯一的爱好，就

是钓鱼。钓鱼的好处，不在于能不能钓上来，而在于能够独处。

“一个人钓鱼，感觉特别自在。”王亚军露出笑容，形容钓鱼的快乐，“就是那种心无杂念的感觉。”

就像每一个失去过的人一样，王亚军也希望拾回自己的人生。入狱之前，他在汽配厂上班，工作是打磨汽车配件。这不算一份轻松的工作，不仅需要忍耐高强度的劳作和粉尘，还需要有一定的技术。

汽配厂老板得知了他出狱的消息，亲自开车到家里，希望他继续回去上班。王亚军没有拒绝老板的好意，回到了厂里——还是熟悉的工友，还是熟悉的工作。重新回到曾经的岗位上，中间的8年更显得像是梦一般。

就收入来说，这是一份还不错的工作：拿计件工资，每个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，而且离家近，吃穿用都方便，这样能攒下钱。这份工作，还有一个好处：身边都是熟悉的人，他们不会因为王亚军曾经服过刑而对他另眼相看。

当下最重要的事

不管怎么说，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

虽然家里只有王亚军和父亲相依为命，但是小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连农具都整齐地挂在墙上。院子里养了几盆花，从春天能陆续开到夏天。家里喂了一条大黄狗，看门很是中用，只要有人进来都会“预警”。

王亚军的父亲王不井是个性格很活泼的人，个子魁梧，黑黑的脸膛，说话大嗓门，笑起来声音洪亮。他觉得只要孩子回来了，一切都会变好。

家里的家具，家电虽然已经差不多十年没置换，但都擦得干干净净，爷俩住很舒适。

对于这个农家来说，未来的日子很长，压力也挺大。作为父亲，王不井还有着更多的盼望——亚军还年轻，应该有更好更有盼头的生活，他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家。

王不井想要给孩子寻一门亲事，孩子的年纪在农村已经属于大龄青年。但现在姑娘们的要求都挺高，至少要在县城里买房，还得有车。

“光彩礼就得十几万。”王不井倒吸一口气，“再加上房子、车子，那得快一百万了。”

现在，这个家庭在拼命追赶。王不井有补鞋的手艺，还会做饭。赶集的日子出摊补鞋，平时中午给一家国企单位做饭，一个月有1500块的收入。不仅如此，家里还种了6亩地。

至于王亚军，王不井很放心。王亚军性格腼腆，从小就不是调皮捣蛋的孩子，不抽烟、不喝酒，挣的工资都攒了起来。

往事暗沉，好在已经过去。未来就在每一天踏踏实实的日子。王亚军和闫啸天掏鸟的地方就在村口的一片小菜园里。这里距离王亚军家步行只有5分钟。曾经掏鸟的那棵杨树已经被伐倒了，连树根都被村民刨掉当柴烧了。王亚军下班的时候经常路过这里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停留过，甚至没有过去看一眼。

“不想那些事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上班挣点钱。”王亚军说，总沉浸在过去没用了，工作和攒钱，是当下最重要的事，“要是以后结婚都得用钱”。

“大学生掏鸟案”当事人今天出狱

亲属最大心愿是他早日成家

■相关新闻

5月27日，河南“大学生掏鸟案”当事人闫啸天服刑完毕出狱。

26日，记者在村口看到，有多个当地工作人员值守。

闫啸天的父亲闫爱民告诉记者，这两天来家里的媒体很多，村干部几次登门慰问，介绍了当地一些创业项目，表示有困难可以找村里，“现在还没接到接人的通知，不

知道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接他。”

闫爱民介绍，儿子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，曾三次减刑，实际服刑8年10个月，在狱中还自学了吉他，收了几个狱友做徒弟。

闫啸天的母亲刘素琴告诉记者，闫啸天回家后，第一件事是给去世的奶奶上坟。“接着，他想先适应社会，再看看创业做什么。”

26日，闫啸天的舅舅、姨妈等多个亲戚，分别从数百里外赶到闫家，买鱼买肉，准备了大锅饭等待他回家。“盼这一天盼了快十年。”闫啸天的姨妈说，家人和亲朋们目前最大的心愿，是闫啸天出狱后能够尽快成家，“毕竟他马上就年满三十，跟他同龄的人，孩子都这么高了。”

综合封面新闻、红星新闻等



王亚军和闫啸天当时掏鸟的地方。